

# 为茶器钟情，她跑到宜兴学做紫砂壶

## 上半年日复一日打泥条，辛苦三年终于学成出师

□记者 朱蔚

倾诉人：曹荣  
倾诉时间：12月15日

结识曹荣，因为团购花束。她喜欢鲜花，常买来放在店里和家里点缀，云南的鲜花便宜，可运费太贵，她索性建了个团花群，大家一起以优惠价团购，再一起分摊运费，花束则统一寄到她开在定海的茶具店自取。

后来群里又团上了新疆的椒麻鸡、阿克苏苹果、列巴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这位眉清目秀的90后竟然是位新疆姑娘。

接触多了，发现她卖的紫砂壶除了宜兴定制款，还有自己亲手做的。她竟然还会做紫砂壶？我有些好奇她的经历，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倾诉。



### 因为喝茶 爱上了紫砂壶

2017年，我到了江苏宜兴，开始跟着师傅学做壶。那是我第二次去宜兴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还要再早几年，当时我还在舟山开茶叶店，去宜兴的时候结识了这位师傅。

想学做紫砂壶的念头是一点一点起来的，刚从新疆来浙江的时候，先是爱上了喝茶。可能这个习惯在新疆的时候就养成了。新疆人习惯喝茯砖茶，早上用它来做奶茶喝，我也是从小喝着茯砖茶长大。

来舟山之前在宁波，开始喝绿茶、红茶，也就是市面上我们常见的商品茶。当时我什么都不懂，有什么茶就喝什么，觉得蛮有意思的，每一道茶汤的味道都不一样。

慢慢地就开始喜欢喝茶了。当时的条件很简陋，租的房子空间也小，但还是给自己配置了一整套茶具。现在回头再看，这套茶具实在不咋样，可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每天下班回家，在出租小屋喝上一壶自己泡的茶，就是一天中的大满足。

从爱上喝茶，到自己经营茶叶店，又慢慢地对泡茶的紫砂壶产生了兴趣。我萌生了想要自己亲手做紫砂壶的念头，想知道它是怎样从矿料变成泥巴，又是怎么成型做成一把壶的。

### 考虑了半个月 我决定去学做壶

我问师傅能不能跟着他学做壶，师傅不假思索地回复：系统地学做壶，起码要三年时间。要是在这里学，估计连着一两个月都不能回去，也看不到孩子，你能行吗？

那一年，我26岁，从新疆来到浙江，经历打工、开店，再定居舟山这座城，人生出现了一些转折点。我在舟山组建过家庭，有了女儿，后来又恢复了单身。想要学做壶的时候，女儿还很小，只有两岁多一点，很多时候都随之前的婆婆在小岛生活。婆婆很好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，我到现在也还是喊她“妈妈”。

我想趁着女儿还小，抓紧时间学做壶，等到她长大一点读小学了，我肯定是要陪伴在她身边的。

从思前想后的考虑到决定，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。当时一心想的就是学做紫砂壶，喜欢就要去做，哪怕身边的人都不能理解。



主意打定，我直奔宜兴，在师傅家小区的旁边，租了个平房，平时做壶和生活都在里边。

### 做壶第一步 日日夜夜打泥条

宜兴当地做壶的人特别多，十个人里面可能八个人都会做，在一些居民小区的车库里，边上的平房里，也都是用来做壶的。

紫砂壶的传统器型有好几百种，加上创新的器型，更是有上万种。我跟着师傅，学的是传统器型中的圆器，也是最难做的。师傅也是系统地教学，从教我认识器型、泥料开始。

做壶的第一步，要从打泥条开始。那时我对做壶一窍不通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打泥条，师傅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

打泥条，就是把一块方砖状的泥巴，通过用泥搭子不停地敲打，直到打成薄厚均匀的泥片。宜兴当地人从小在做壶的氛围里耳濡目染，练好打泥条这个基本功，可能只需要一个月时间。而对我来说，这是完全陌生的，连所需要的工具都不认识，可能需要四五月甚至半年的时间，一直重复着这个无聊枯燥的过程，直到手臂形成肌肉记忆。

打泥条时的声音也是有点吵的，不能在居民楼里打，会吵到邻居。我在车库旁租的平房里练习打泥条，索性也住在那里，省得来回跑浪费时间，等泥巴干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洗衣服。

### 等待泥巴干的时候 我见缝插针地去种菜

开始“玩”泥巴了才知道，泥巴不好伺候，它的表面是会干的，需要控制它的湿度和干度。夏天的时候打泥条是不能开空调的，天气热，水分挥发得快，需要加湿器。到了冬天，也不能开暖气，只能自己穿厚一点干扛，最多底下放个小太阳烤烤脚。但温度也不能开得太高，吹风口也不能太往上，它的热气会让泥条干得特别快。

我们做壶的桌子叫做“泥凳”，大理石材质的，转盘是不锈钢的，也是冰凉的。我在新疆这么冷的地方都没有长过冻疮，在宜兴的冬天，却破天荒长出了冻疮。

每天足不出户打泥条，唯一的消遣，也许就是在等待泥巴干的时候，跟着小区的叔叔阿姨学种菜。我住的平房门口有一个小院，我摆了一圈花盆，

里面什么蔬菜都种一点。在等待的间隙，我会去给菜施施肥、除除草，干半个小时的活，再回去继续做壶。

我也种出过不少蔬菜，黄瓜、秋葵，甚至还种出过小个头的西瓜。

叔叔阿姨们看我每天做壶闭门不出，家里做了什么菜有时候会给我送过来。所以，在宜兴学做壶的日子里，我吃得更多的是“百家饭”。除此之外就是吃面条，我不太会做饭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几年真的好辛苦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撑下去的，师傅也以为我最多不过两个月就回去了。但当时我就是憋着一股子劲，一定要学会做紫砂壶。

### 师傅要求很高 做得再好都给我捏毁

我到宜兴的前四个月都没有回家，一心想把泥条打好。其实心里也打过退堂鼓，同样是打泥条，我的左邻右舍都有了成果，而我却还是无休止地打下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跟着又劝慰自己，已经坚持了小半年，况且这个也是我喜欢。

到后来，当我开始会做壶的第二步、第三步的时候，就会有期待，我知道做完这一步，再一步，我的壶会慢慢成型。

那时候，我也会去看小区里其他人做壶，去之前会先问他们介不介意，征得他们同意之后，再上门。庆幸我遇见的都是一些好邻居，他们经常会和师傅说，只要是醒着，就听到我打泥条的声音。多年的经验使得他们光听声音就知道泥条打得是不是均匀，“今天打得很好”，“今天手不行吧，听着不行。”

师傅的要求也特别高。在宜兴的前两年，邻居看着我的壶都说，小荣，你做的壶可以卖了。可师傅还是板着脸说“不行”，不让我的壶进窑，做得再好都给我当场捏毁。他说：“但凡你的东西可以去卖钱了，技艺就不会提高了。”

### 小屋条件简陋但有缝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

现在回想那几年，真的艰苦，我也问过自己，如果早知道学壶这么辛苦，也许未必能够下定决心了。

那时闺蜜来宜兴看我，走到我的小平房就忍不住哭了，说环境太差了。环境确实不太好，我那个小屋是铁皮门，门缝宽，外面刮大风的时候，里面刮小风。可那缝隙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，我拍过一张照片发朋友圈，小屋里黑，阳光透过门缝钻进来，霎时就照亮了。

没有洗衣机，我就在宜兴手洗了三年的衣服，换下来的被罩床单也是手洗，后来还是小区里的阿姨帮我拿回家去洗。

最辛苦的技艺还是练习打泥条，右手抓着泥搭子，每一天都要捶上万次。直到现在，我也是右手臂肌肉发达。第一个泥搭子就是这样被我每天没日没夜地打，活生生敲裂了，师傅也震惊了，以为我敲核桃了。终于打成出师，当打泥条形成肌肉记忆，熟练了之后，五分钟就能打完一张。

学完回舟山，我开了现在的茶器店，可以定做宜兴的紫砂壶，也可以定制我做的壶。更多的时候，我还是用紫砂壶泡茶喝茶，跟我喜欢的物件在一起。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情感的流露

心灵的抚慰

听你倾诉 陪你改变

你可以拨打我们的

情感热线：

13867225000

QQ:942157858

(请注明“我要倾诉”)

也可以发E-mail:

zswb05@zsnews.com

地址：

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

《舟山晚报》专特刊部

“情感倾诉”版编辑收

邮编：316021